

外蒙活佛興亡史

康 僑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悲劇

黃教始祖喇嘛三聖

外蒙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第三宗支，和達賴、班禪有「喇嘛教三聖」之稱，他是外蒙的黃教領袖。

哲布尊丹巴的號位和聲望，僅次於西藏的達賴和班禪，而邊疆其他的呼圖克圖則沒有比他更有聲望的了。

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是在元朝至正十七年丁酉（西元一三五七年）生於青海西寧的塔爾寺，成道在西藏甘丹寺，到了明永樂十七年己亥（西元一四一九年）圓寂。宗喀巴最初學經於紅教帕思巴後裔薩迦廟的呼圖克圖門下；後來他因為感到紅教專恃密咒傳人，甚至只注意到強調吞刀吐火的肉身修煉工夫，失去了佛教的「戒定慧」宗旨，於是才起而改革，創設黃教，用黃色的衣冠，以示與紅教有別。事實上紅黃兩教仍奉相同的經典，不過在紅教會本逐末日趨腐化之際，宗喀巴起而改革，遂在精神和紀律上有了煥然一新

的力量，黃教的勢力從此就取紅教而代之了。

當宗喀巴圓寂時，曾遺命他的大弟子達賴、班禪等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所謂「呼畢勒罕」就是自在轉生的意思，與紅教派的娶妻生子傳繼有所不同。在宗教上來說，人們死後皆能隨業轉生，然因妄念未除，不能得到自在，因此常轉常迷，自己也不能記住前生之事。但是若能滌淨妄念，證得菩提心體，就能自在轉生，隨緣示現，以渡濟世人。這就是呼畢勒罕的意義。

喇嘛教紅教的勢力達到外蒙是始於元世祖封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之時；到了明代，西藏黃教興而紅教衰，黃教得以傳入外蒙，紅黃二教還曾在在外蒙起了鬥爭。後來元世祖的十八世孫圖蒙肯在外蒙極力維護黃教，圖蒙肯的長兄阿巴岱汗（土謝圖之族長）也興建了許多喇嘛教的寺院，黃教便在他們兩兄弟的提倡之下，得以逐漸在外蒙建立起基礎。圖蒙肯兄弟的熱心倡導，深得達賴喇嘛的贊許，並曾授之以「賽音諾顏汗」的名號。

哲布尊丹巴大活佛

外蒙接受了黃教以後，由於達賴與班禪相隔在千里外的西藏，中間且又隔着素與外蒙情感不睦的厄魯特蒙古，信徒們想要向達賴班禪朝拜頂禮，時感不便。基於客觀環境的要求，外蒙實在需要一位與達賴、班禪相仿的大活佛，來作爲他們擁戴信仰的中心。哲布尊丹巴的轉世外蒙，就是因應這個客觀的要求而出

現的。

在宗教史上記載，哲布尊丹巴從第一世到第十五世，都是轉世於印度或西藏。到了第十六世才初次轉世到外蒙土謝圖汗部賽布多爾濟的家裏，名叫格根，法名是羅布藏旺比札布薩，蒙古人稱他爲第二代的活佛。格根在清世祖順治七年（西元一六五〇年）到西藏晉謁達賴、班禪。達賴喇嘛除了特許他坐黃色布幕的黃轎車去巡禮西藏諸寺外，還親自授以黃教本義，並加封給他「哲布尊丹巴」的尊號，回外蒙時，還選派西藏喇嘛及匠人畫工多人隨行，至此，蒙古人對格根崇拜頂禮，擁戴爲外蒙至尊無上的哲布尊丹巴活佛。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哲布尊丹巴又再次訪問西藏，第二年才回外蒙，從此廣收門徒，並公開對僧俗說法講經，蒙人至此方得深明黃教的真義。

清聖祖康熙年間，外蒙古的車臣汗與土謝圖汗發生衝突。哲布尊丹巴曾奉詔蒞臨喀爾喀諸王的盟會，與達賴的使節一同合力排解平息這一次糾紛。康熙廿七年（一六八八年）準噶爾以大兵入侵外蒙，蒙古人因爲兵力微薄不能抵抗，眼看就要遭到被滅亡的厄運，有的人提議就近投靠俄羅斯，有的人提議依附中國，議論紛紛，沒有定向，最後還是請哲布尊丹巴來作決定。哲布尊丹巴於是嚴正的告訴他們：「我輩受中國慈恩最重，若因避兵投入俄羅斯，而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視我輩異言異服，殊非久安之計，莫若攜全部內徙投誠中國復興黃教之地，可邀萬年之福。」，大家聽完都欣然羅拜同意，土謝圖汗並請哲布尊丹巴親自率衆內投。康熙皇帝知道他們的心願後，非常高興，曾下令把他們安插在張家口外多倫諾爾旁。



外蒙活佛第二十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博克多，辛亥年在庫倫率領蒙兵驅逐滿清駐蒙辦事大臣三多，宣告「獨立」時的照片。

一五六

之達爾淖爾游牧，並予救濟。後來軍臣汗、札薩克圖汗等部也陸續來歸，清朝對他們的首領都賜爵賜印封他們以官職，這是蒙古第一代活佛哲布尊丹巴把握衆志擁護國家的偉大事蹟。他後來在清世宗雍正元年（西元一七二三年）到北京示寂（逝世），清廷命與達賴、班禪兩喇嘛圓寂受同一待遇，以國禮護送他的靈柩歸返到外蒙庫倫安葬。

轉世外蒙竟變女體

第十七世哲布尊丹巴仍轉世於蒙古，名叫羅桑丹彬多密，是爲蒙古活佛的第二代。外蒙的各部都尊奉哲布尊丹巴爲政治、宗教上的權威領袖。因此每到活佛轉生的時候，各部爲爭取轉世靈童繼承，時常會發生糾紛。在第十七世哲布尊丹巴示寂之際，適巧土謝圖汗的正室有妊在身，大家遂指其腹中胎兒爲轉世靈童「呼畢勒罕」，待其正室優禮有加，誰知臨盆之日，竟產一女，一時蒙古人的崇敬與信心大受打擊。清廷在此時乃下令給達賴喇嘛，召示哲布尊丹巴活佛仍由西藏轉世，轉世之後，再由蒙人迎回受戒登座，冊封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於是外蒙衆僧俗大感失望，對清廷此種決定極表不滿。

以後，第十八世的伊什丹尼瑪，第十九世的羅桑圖巴旺楚克，第廿世羅桑楚勒都木濟克魯特及廿一世（最後一世）博克多都是轉世於西藏地方。

政教領袖地位沒落

第廿一世的哲布尊丹巴與第十三世的達賴喇嘛及第九世的班禪喇嘛，全是同時代的蒙藏政教領導人物。不過，這一輩的哲布尊丹巴自辛亥革命起，到民國十三年圓寂爲止，曾幾次爲帝國主義者蘇俄頭子所利用，扮演了幾幕外蒙獨立的傀儡劇；當他行將圓寂之前，方才深悟到蒙古第一代哲布尊丹巴之言，雖想再

回頭歸屬同文同種的祖國，但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悔之已晚。外蒙的宗教領袖地位遂隨着他的生命一齊毀滅了。

蒙古「君王」僭號「共戴」

滿清末年，清廷一改以往對蒙古的放任漠視隔離政策，極力加強在外蒙的統治，並積極從事移民墾殖，厲行新政。宣統二年派三多接任駐庫倫大臣，庫倫城內，除原設立之滿蒙大臣衙門、章京衙門、宣化房營、統捐巡警、郵局、電局外，更重新添設兵備處、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衛生總分局、車駝捐局、憲政籌備處、交涉局、墾務局、商務調查局、實業調查局、男女小學堂等機關廿餘處。而各機關開辦及經常所需的費用，則又端賴蒙古人民自己供應，這一措施自然又引起保守的喇嘛貴族王公們的不滿。此時帝俄的侵略勢力，已經伸展到外蒙，在蒙奸杭達多爾濟率領之下的所謂「蒙古代表團」，於俄人不斷煽惑之下，竟祕密到了俄京，與俄國商議獨立事宜，並請兵援助。到了西元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義時，俄國人就趁機唆使哲布尊丹巴於十一月十八日宣告獨立，自號「蒙古君王」，並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庫倫登基，稱「大蒙古國」，年號「共戴」。而清廷庫倫大臣三多及其家屬官兵則都在宣布獨立之前，被驅逐出境，前往恰克圖取道西伯利亞返回北京。這是哲布尊丹巴作爲傀儡後的第一次外蒙獨立，不過外蒙的這一次獨立，祇宣布要「脫離清朝羈絆」而已。

後來民國建立，國父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中就曾明白昭告：「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意思也就是不承認外蒙的獨立是脫離了國家統制的一種表示。

袁世凱促成消獨立

北京政府成立後，袁世凱特別致函給哲布尊丹巴，勸他取消獨立，信上說：

「外蒙同爲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現在時局阡危，邊事日棘，萬無可分之理。：各洲獨立之國，必其人民財賦兵力政治，皆能自主，乃可成一國，而不爲人所吞噬。蒙古地面雖廣，人數過少，合各蒙計之，尚不如內地一小省之數；以蒙民生計窘迫，財賦所入至微，外蒙壯丁，日求一飽，尚不可得，今乃欲責令出設官養兵，購械諸費，不背叛，則填溝壑，何所取給，若借之於人，則太阿倒特，必至喧賓奪主。：試問百年以來，凡近於蒙古，而不隸中國蒙回各部，有一自存者否？有不爲人郡縣者否？各蒙與漢境唇齒相依，猶堂奧之於庭戶，合則兩利，離則兩傷。今論全國力量，足可以化外蒙之貧弱爲富強，置於安全之域，舊日苛政，當此新基創始自必力爲掃除，此外如有要求，但能取消獨立，皆可商酌，貴喇嘛識見通達，必能審擇禍福，切勿惑於邪說，貽外蒙無窮之禍」。

哲布尊丹巴接到袁世凱的信函後，曾作答覆，他的覆電說外蒙獨立與否，本身不能自由作主，必須與鄰邦商量，原電爲：

「外蒙間於列強，進退維谷，苟不獨立，何以自存。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舍獨立猶棄敝屣。但獨立自主，係在清帝辭政以前，業經布告中外，起滅何能自由？必欲如此，請即商之鄰邦，杜絕異議，方合時勢。」

袁世凱得電後再復電，勸他不必勞人干涉，致失主權，袁電說：

「……今聯合五族，組織新邦，本大總統與貴喇嘛，在一身則如手足，在一室則如昆弟，利害休戚，皆所與共，但使竭誠相待，無不可以商權，何必勞人干涉，致失主權。……務望擴大慈心，熟觀時局，刻日取消獨立，仍與內地聯爲一國，則危機可泯，邦本可固。國民對於貴喇嘛同深感戴，必當優爲待遇，即各王公及他項人員等，亦必一體優待。……否則閭閻不已，禍及全國，將有同爲奴隸之悔，以貴喇嘛之明智仁愛，當必不出此也。……所有應行商權各節，電內未能盡達者，已派專員，前往庫倫，趨謁駐錫，面罄衷曲，商議一切。……」

背叛祖國賣身投靠

哲布尊丹巴接到袁世凱告誡電後又再覆電袁世凱推諉，說是「時勢所迫，不得不如此」。並聲稱對袁

世凱派員前往庫倫，不表歡迎，仍希望袁世凱能與鄰邦使節商榷一切事宜。背離祖國之心意，躍然紙上，哲布尊丹巴說：

「惟我蒙旗，遭此競爭時代，處此危險邊境，所有一切，究與他族，迥不相同。：勞人干涉，有礙主權，略知梗概。祇以時事所迫，不得不如此耳。否則，鹿死誰手，尙難逆料。再四思維，與其派員來庫，徒事跋涉，莫若介紹鄰使商榷一切之爲愈也。」

於是袁世凱又再覆電忠告，勸促哲布尊丹巴覺悟，放棄獨立幻想。袁電說：

「……執事負固一隅，自爲風氣，試讀韓史，當其脫離母邦，宣言獨立之際，何嘗不假借名號，稱快一時，曾不幾時，而世界地圖，寧復見大韓帝國顏色，殷鑒不遠，想執事當能憶之。：執事若翻然改圖，共奠邦本，則酬庸之禮，自異尋常。：若執迷不悟，五族公民，同伸義憤，兵戎之禍，誰實尸之？……」

帝俄陰謀控制哲布

正當此時，俄、日、英等帝國主義者都在中國紛紛劃定勢力範圍，日俄又締結密約，日本畫東三省南部及蒙古東部爲其勢力範圍，俄國畫東三省北部及外蒙爲其經營區域。同時英國也與俄國祕密協議，英人經營西藏，俄人經營外蒙。密議議定後，俄國首先派曾任俄駐華公使的廓索維慈於民國元年九月祕密前往

庫倫與外蒙當局締結條約，先從攫取蒙古資源及限制中國在外蒙之勢力着手。但是俄國對於哲布尊丹巴要求俄國承認外蒙獨立以及派兵援助「庫倫政府」收復內蒙兩點都加以拒絕。最後在民國元年的十一月三日簽訂了「俄蒙協約」及「俄蒙商務章程」，表面上俄國似乎在扶助外蒙自治，實際上却將外蒙的政治、軍事、經濟各種權利加以掠奪與控制。俄帝政府並將此協約內容公諸於世，且正式通告中、日、英、法等國，當時中國國內輿論嘩然，紛紛力主聲討。哲布尊丹巴更派兵擾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達里岡崖各地，袁世凱於是致電哲布尊丹巴責問，電文說：

「……至庫倫獨立，前清並未允行，中華民國亦斷無允准之理。庫倫本爲民國領土，來電所稱立約一節，是與統治權內之領土而立約，實所未聞。……貴喇嘛以兵力擾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達里岡崖一帶，致令人民慘受兵禍，王公或被擒擄，極悖人道，焚燒淫掠，甚於盜賊，民國重在保安秩序，豈能長此坐視。今各蒙旗除貴喇嘛用兵脅迫之附近庫倫各地外，其他蒙旗各部，無不贊成民國，力拒庫倫。王公喇嘛等，或親身赴京，或遣代表前來，獻盡輸誠，絡繹不絕。貴喇嘛何以一隅之地，冒稱蒙古全國？現各省將領，僉以領土損失，治權虧缺，憤慨甚烈，各思糾集健兒，以與貴喇嘛相見。本大總統以仁慈爲懷，多方解勸，令其靜候和平解決，以望貴喇嘛之悔悟！……」

徐樹錚任外蒙督辦

北政府除向外蒙責問外，還向俄國政府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但是當時袁世凱當政，極力排斥國民黨人，私心自用，別有企圖，因此對俄一直不能採取強硬的態度，只有畏畏縮縮與俄國多次談判，於民國二年五月二十日締結了「中俄協約」六款，以取消「俄蒙協約」，允許外蒙有組織軍警之權及非蒙人不得在外蒙殖民。中國所得部份，不過是俄國承認外蒙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的空文，此一中俄協約後被參議院否決，俄使也藉機推翻了前議。民國二年九月十八日北政府外長孫寶琦又與俄使開議，於十一月一日批准了議定的「中俄聲明文件」及附件。其要點爲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之自治權，中國在外蒙不派官吏、不駐軍隊。不辦殖民之事；俄國亦允不干涉外蒙政治，不駐軍隊、不辦殖民。但關於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俄政府協商時，外蒙古亦可派使參與其事。這項協定，無異是承認了外蒙有對外交涉之權，實在是北京政府有損國家的主權之昏瞋行爲。兩文件的內容都沒有稍減俄國對外蒙的支配控制，中國還是空空的祇得到在外蒙之宗主權及外蒙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的空文而已。

民國四年袁世凱再派畢桂芳到恰克圖與俄談判締結「中俄蒙協約」，該約於六月七日簽字，共有二十一條，中國所得到的仍不過是外蒙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庫倫活佛受中國冊封，外蒙用中國正朔，及中國駐庫倫的衛隊多於俄國一百五十名（俄領事衛隊五十名）的所謂宗主權而已。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發生，帝俄政府崩潰，外蒙獨立的後台老板既然倒塌，接濟庫倫政府的經濟來源也就斷絕。客觀情勢一變，哲布尊丹巴領導的外蒙即知道非依靠中國不能生存了。因此，民國八年十一月七日，哲布尊丹巴及外蒙王公遂

正式呈請中國政府，撤消自治，歸順中央。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加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翊善輔化博克多」名號。十一月二十四日，外交部照會俄使聲明取消「中俄蒙協約」及「中俄聲明」文件。十二月五日，中央又明令特任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督辦外蒙一切善後事宜。

兩派衝突活佛圓寂

徐樹錚在外蒙未取消自治以前，即以檢閱軍隊名義到了外蒙；隨後召集王公喇嘛開會，親自登台演說，宣達中央對外蒙愛護期望的德意。他向蒙人解釋漢蒙兩族形同兄弟的關係，可由外表形態上看出來，實非其他高鼻黃髮綠眼的外國人可比的。這些深入淺出的話，引起了王公喇嘛們很大的覺悟與共鳴。徐在慶祝大會上，又自己扮演角色上台演唱，收到與民同樂的奇效。從徐樹錚任籌邊使以後，外蒙氣象，驟然一新。張庫大道上汽車往返不絕於途，庫倫首府商業鼎盛，街道整潔，兵士協助人民開闢種菜，以裕生活，蒙古至此又完全屬於中國主權之下了。但是徐樹錚治蒙，仍嫌操之過急，寬猛不能相輔相成；他頓禁了活佛哲布尊丹巴，引起蒙人反感，也留給野心外人許多挑撥分化的把柄。加以中國內亂仍頻，徐樹錚不久即返回內地，不能像從前班定遠、張博望一樣用畢生的精力，來擔當國家籌邊的大業。徐樹錚的繼任人陳毅，才能遠不如徐樹錚，雖說手段較爲溫和，但却不如徐樹錚一樣的奮發有爲。之後，到了民國十年二月四日，白俄恩琴巴龍帶兵攻陷庫倫，挾持哲布尊丹巴爲外蒙「帝王」，這是他二度被充當傀儡，陳毅也正像

清末派駐庫倫大臣三多一樣，繞道恰克圖經西伯利亞返回北京，這是所謂外蒙的第二次獨立。

這時，留俄的外蒙「國民黨」人蘇愛巴圖爾已經回到蒙古，民國十年二月二十二日蘇愛巴圖爾在買賣城召開所謂第一次的「國民黨」大會。三月間，即組成臨時政府，聲討白俄恩琴巴龍。七月六日蘇俄紅軍攻入庫倫，取白俄地位以代之，又以「蒙古國民政府」名義繼承了偽政權，而仍尊哲布尊丹巴爲元首。然而這個偽政府的組織爲王公喇嘛與青年革命黨員的混合組成，於是發生新舊兩派勢力的衝突，後雖一度妥協另組新政府，規定承認哲布尊丹巴活佛爲「君王」並矢志保護宗教兩點。但哲布尊丹巴及其他的喇嘛王公，到此總算清楚明白瞭解赤色勢力幕後的猙獰面目，回憶以往，始知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和平寬大，因此乃公推代表在民國十三年春同往呼倫貝爾向都統貴福陳情，表示仍願歸順中央，承受保護。事情正在醞釀之間，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却在民國十三年五月廿日圓寂了。嗣後，外蒙「國民黨」人乃將蒙古政府改組爲「蒙古人民共和國」，根本廢除了封建的神權制度。而歷時廿一世的哲布尊丹巴，在外蒙政教領袖的地位也就從此成爲在歷史上的名詞了。